

列宁全集

000
A21
052

列宁全集

第十三卷

1907年6月—1908年4月



人民出版社

1959年 北京

列 宁 全 集

第 十 三 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5\frac{7}{8}$ · 插页 6 · 字数 352,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426 定价(四) 2.05元

“列宁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的。“列宁全集”俄文版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41年开始出版的。

第十三卷說明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包括列宁在1907年6月至1908年4月这一时期写的著作。

“反对抵制”、“政論家的短評”、“革命和反革命”、“第三届杜馬”、“政治評論”、“新土地政策”这几篇文章分析并估計了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后的俄国政治局勢，确定了党組織在反动时期的任务。在这些文章中，以及在編入本卷的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代表會議和几次全俄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列宁还表述了布尔什維克在新阶段的杜馬策略的任务。

編入本卷的有列宁关于土地問題的极重要的著作“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第10—12章)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

編入本卷的有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三卷集第1卷的序言，由于書报检查机关的迫害，該文集沒有出齐。这篇序言扼要地叙述了列宁捍卫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历史。

收入本卷的还有“工会的中立”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的机会主义，他們企图把俄国工人运动引上工联主义的道路。

在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为题的两篇文章中，反

映了列宁、布尔什维克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文章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背弃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本卷发表了以下几篇第一次编入“列宁全集”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初稿”，短评“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论文”，“‘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

第一次编入全集的还有“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反对工会“中立”的口号，指出工会必须同党接近，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并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教育他们。

目 录

第十三卷說明VII—VIII

1907年

反对抵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論家的短評)1—32

一2

二8

三10

四16

五19

六27

七31

紀念葛伊甸伯爵 (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給人民什么呢?)33—41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对第三届杜馬的态度問題的報告

提綱 (在7月8日彼得堡市代表會議上宣讀)42—4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會議 (“第二次全国

代表會議”)44—45

1.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馬选举問題的決議草案44

2. 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決議草案的初稿45

政論家的短評46—58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59—65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66—76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77—96
革命和反革命	97—105
第三届杜馬	106—115
关于普列汉諾夫的一篇論文	116—1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組織代表會議	
摘自會議报道	118—123
1.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馬的报告	118
2.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馬的決議	121
3.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資产階級报刊問題的報告	12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會議(“第三次全国代表	
會議”) 摘自會議报道	124—129
1.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124
2.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決議	127
“可恶的狂飲节”的准备	130—136
那誰来評判呢?	137—145
沃伊諾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論党同工会的	
关系一書的序言	146—154
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	155—199
十、德国的布尔加柯夫——爱·大卫的“著作”	155
十一、小农戶和大农戶的畜牧业	166
十二、在土地問題上的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	178
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	
土地綱領	200—409
第一章 俄国土地变革的經濟基础和实質	201

1.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201
2. 斗争是为了什么?	205
3. 立宪民主党的著作家們掩盖斗争的实质	211
4. 土地变革的经济实质及其思想外衣	214
5. 资产阶级农业演进的两种型式	218
6. 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綫	222
7. 俄国的土地面积。垦殖問題	227
8. 第一章经济結論的小結	233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及其在 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檢驗	234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的土地纲领究竟錯在 什么地方?	234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現行土地纲领	236
3. 实际生活对土地地方公有派的主要論据的檢驗	239
4. 农民的土地纲领	245
5. 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革命	250
6. 为什么俄国小私有者不得不主张土地国有化?	254
7. 农民和民粹派論份地的国有化	261
8. 主张分配的姆·沙宁和其他人的錯誤	264
第三章 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論基础	270
1. 什么叫做土地国有化?	271
2. 彼得·馬斯洛夫修改卡尔·馬克思的草稿	276
3. 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须推翻馬克思嗎?	284
4. 否認绝对地租同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有没有联系?	288
5. 从发展資本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土地私有制	290
6. 土地国有化和“货币”地租	293
7. 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	295

8. 土地国有化是向土地分配的过渡嗎?	299
第四章 土地綱領問題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	302
1. “防止复辟的保障”	302
2. 地方自治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308
3. 中央政权和巩固资产階級国家	313
4. 政治变革的規模和土地变革的規模	320
5. 农民革命不需要由农民夺取政权嗎?	327
6. 土地国有化是不是相当灵活的手段?	331
7. 土地地方公有化和地方公有社会主义	334
8. 地方公有化产生的混乱思想举例	339
第五章 各階級、各政党在第二屆杜馬討論土地問題	
时的表現	343
1. 右派和十月党人	344
2. 立宪民主党人	350
3. 右派农民	357
4. 无党无派农民	360
5. 民粹派知識分子	365
6. 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372
7. 社会革命党人	378
8. “民族代表”	382
9. 社会民主党人	392
結束語	399
跋	408

1908年

关于扩大杜馬預算权的辯論	410—415
“关于扩大杜馬預算权的辯論”一文的补遺	416

政治評論	417—423
“无产者报”編輯部的声明	424
給阿·馬·高尔基的信	425—432
新土地政策	433—436
工会的中立	437—447
論葡萄牙国王事件	448—452
公社的教訓	453—456
一場預訂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457—462
关于自由派对人民的欺騙	463—467
国际自由派对馬克思的評价	468—472
注释	473—494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495—500

插 图

載有列宁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的 “1908年大众历書”的封面。这是列宁自己的一本	67
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的封面	79
1907年11—12月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書的手稿最后 一頁	406—407
1908年2月25日列宁給阿·馬·高尔基的信的第一頁	427

反对抵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論家的短評)¹

不久以前举行了教师代表大会²，出席大会的大多数是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人，大会在社会革命党的知名代表的直接参加下，通过了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馬的決議。社会民主党人教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都認為，这类問題必須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會議来决定，而不应该由非党的职业性的政治协会来决定，因此一致拒絕投票。

抵制第三届杜馬这个問題，就这样作为当前的革命策略問題而登上了舞台。虽然我們还没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決議，也沒有看到社会革命党的文献，但是根据該党代表在上述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社会革命党对这个問題已經有了定見。在社会民主党內这个問題已經提出并且正在討論。

社会革命党到底有什么理由坚持自己的决定呢？教师代表大会的決議實質上是說，第三届杜馬是毫不中用的，政府进行六三政变³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新的选举法是地主性質的，等等^①。这

① 这个決議的原文如下：“鉴于：（1）新的第三届国家杜馬的选举法剥夺了劳动群众在此以前所享有的、花了巨大代价才換得的一点起碼的选举权；（2）該法律为了居民中最反动的特权阶层竟公然粗暴地强奸民意；（3）第三届杜馬，按其选举的方法和成分來說，是反动政变的結果；（4）政府利用人民群众参加杜

样的論据好象是說，由于第三屆杜馬极端反动，采取象抵制之类的斗争手段或口号自然是完全必要的和恰当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論断是不足取的，因为这里絲毫沒有分析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可以实行抵制。社会民主党人从馬克思主义出发，認為是否采取抵制手段不应当以某一机构的反动程度为依据。而应当象俄国革命經驗現在已經表明的那样，以采取抵制这种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为依据。誰如果不考虑我国革命两年来的經驗，不仔細研究这种經驗就来談論抵制，那末，應該說，这种人是太健忘了，而且什么也沒有学会。所以我們研究抵制这个問題，必須从分析这个經驗着手。

—

我国革命在采取抵制方面的最重大經驗，无疑要算是抵制布里根杜馬⁴的經驗。而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就。所以我們首先要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問題时，首先会看到两种情况。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馬就是反对把我国革命轉上（虽然是暫时的）君主立宪的道路。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有力、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們來談談第一种情况。任何抵制都不是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这种机关的产生，或者說得广泛一

馬选举这一点，企图把人民参加选举說成是承認政变，——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1）拒絕同第三屆杜馬及其各个机构建立任何联系；（2）不以組織名义参加任何直接的或間接的选举；（3）以組織名义广泛宣传本決議中所表明的关于第三屆国家杜馬及杜馬选举的观点。”

点，是反对这种机关的实现的斗争。所以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议机关之类的一般的论据来反对抵制，只能暴露出自己是可笑的空头理论家。这样来谈问题无异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来规避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议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主张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而不能主张反对建立这种机关的斗争呢？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个一般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所以抵制问题的争论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自己不懂得问题的提法。

其次，如果说任何抵制都不是在某种机关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这种机关的斗争，那末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制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了，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的和狭隘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的法律也是存在的。群众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必然的。所以说，应当选择革命当前发展的道路，而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某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革命斗争道路反对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斗争也是可能的，不

仅可能，而且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也能繼續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革命的社会主义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 1905 年曾經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证明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旧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說的話都“文不对题”，換句話說，他們把新版德国社会主义教科書中找出来的問題，代替了历史提出来讓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問題。最近将有一場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結果。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議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期（時間也許很短，也許比較长）內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人民直接实行袭击去扫除旧政权，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証（也是在比較短或比較长的時間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沒有看到的問題，也就是 1905 年秋天，历史向俄国各革命階級提出的問題。社会主义党宣传积极抵制，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积极抵制的宣传者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客观历史所提出的問題。1905 年十月-十二月斗争实际上是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胜负无常：起初革命的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軌道，扫除了警察自由主义式的代議机关，建立了純革命式的代議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十月-十二月时期是群众享受最充分的自由和發揮最大的自主精神的时期，是工人运动最广泛、最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工人运动之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發展，是因为人民的袭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約束，是因为存在“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經軟弱无力，而新的人民的革命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維埃等）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击退了人民的突击，保住了自己的障地，取得了胜利。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6年夏天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是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繼續。抵制維特杜馬⁵的口号是争取集中和联合这些起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經驗得出的第一个結論是：抵制的客观內容是一場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争取当前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争取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召集俄国第一次議会的斗争，是一场走直接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時間內）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在文献中和在討論本題时常常发生怎样使抵制的口号簡單明了和“走直綫”的問題，以及直綫发展道路和迂迴发展道路的問題。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但是这需要花很大的力量。有了压倒的优势，就能用直接的正面攻击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需要采取迂迴的道路，等待时机，曲折进行，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間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比較漫长，比較曲折。

在所有孟什維克的文献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文献中，都象一条紅綫一样貫串着对布尔什維克的責难和劝导，責难他們“走直綫”，劝导他們必須重視历史发展的曲折的道路。孟什

維克文献的这个特征，也正象說馬是吃燕麦的，伏尔加河是流入里海的那樣，用詳細說明无可爭辯的事实的方法，来混淆爭論的問題的實質。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善于估計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爭辯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选择直接的道路还是曲折的道路的問題讓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爭辯的东西就絲毫解决不了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談一般历史曲折性的方法来支吾搪塞，正好說明他成了套子里的人，鑽到馬是吃燕麦的这样一个真理的牛角尖里去了。而革命的时期主要恰恰是斗争着的社会力量的冲突必須在比較短的期間作出抉择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須解决国家在比較說來是很长的时期內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这一問題。考虑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絕對不能否定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應該善于向群众解說直接道路的好处，應該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战斗結束以后，譏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賴奇克之流的德国官僚警察的历史学家譏笑 1848 年馬克思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走直綫一样。

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實質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轉变就是妥协，是已經沒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間的妥协。馬克思主义并不絕對否定妥协，馬克思主义認為必須利用妥协，但这決不排斥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